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式證反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

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書賓客賓客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壁者槃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壁音壁散音先寒

反亦作珊音同正義壁跂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癘音呂宮反罷能癘背疾言腰曲而背

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壁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
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
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
壁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
君乃斬笑壁者，美人頭自造門進，壁者因謝焉。
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
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

邯鄲

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
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
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替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
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
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

譬言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
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奮得處囊中乃穎脫
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
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比曰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
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
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
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

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
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緘大夫已下用雞今此摠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
來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
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

索隱曰歃音所甲反

公等

錄錄

○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爲不失天

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

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鄆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

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

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

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

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

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良士士方其危苦之

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

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

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

鄆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

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

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

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

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

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

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

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吳卿操其兩權

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三言虞吳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

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吳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

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

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

曰過三日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

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

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

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

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

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聖抒者舒也繳音

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吳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簞徐廣曰躡草履也登長柄筮立自登筮

壁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吳誰周曰食邑於虞吳索隱

曰趙之虞吳在河東太陽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云一

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吳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也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

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未和曰媾索隱虞

卿曰昌言媯者以爲不媯軍必破也而制媯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平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媯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媯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媯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媯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

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媯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媯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媯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音釋徐廣郝音釋徐廣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媯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
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
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
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
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
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
曰爲足下解其負曰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
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
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

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
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
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
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
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
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
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

坐而城蓋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
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
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
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
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
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
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
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
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

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

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

室曰

正義曰謂傳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

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

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

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且從妻言

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

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

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

此飾說也王春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樓緩聞之往見王
王又以虞卿之言星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
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
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
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
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
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

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
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
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
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
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
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
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
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趙王曰
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

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
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
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王
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
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
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魏臣小國請
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
竊臣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

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

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

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

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

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

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

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曙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負馮亭邪說

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誰周曰長平之

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各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

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躑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卷之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

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

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

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

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

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

上作桔槔槔頭曉零以薪置其中謂魏王釋博欲召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大臣謀公子上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

曰為于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義

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

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

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

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

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

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

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

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

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

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

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

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

客

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賓客比其驚焉酒酣公子起

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

子亦足矣

徐廣曰為一作羞

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

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

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

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

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

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

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

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

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

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

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

索隱曰魏將姓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

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

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

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

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

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

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
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
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
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
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
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
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
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

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言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

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

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間音曰嬴

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

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資負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負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負者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

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

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嘯嘯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素隱類云嘯大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笑嘯大呼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

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
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索隱曰鞬音蘭謂以盛
矢如今之胡鹿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
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
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
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
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
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
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
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
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
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
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
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
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
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
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音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

沐邑

索隱曰鄆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

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

於賣漿家

徐廣曰漿或作膠○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

公子欲見兩人

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

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

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

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

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曰謂其家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

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已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

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

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

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

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

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索隱曰史失其名往

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
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
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
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
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
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
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威定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
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
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
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

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怒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
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
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
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
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
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
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
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

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家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各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八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

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

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

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

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

陳縣

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

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

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成盛橋以其地

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

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

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自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

頓桃徐廣曰燕頓桃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魏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

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

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

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

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

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

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關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磨之北

徐廣曰濶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

注齊秦之要絕楚

趙之脊

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

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

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

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濡之譬言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

有鑿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

索隱曰干

臺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剏處在蘇州西北四十

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

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

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

索隱曰從音絕用反

既勝齊人於

艾陵

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

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

開渠曰示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

晉陽城

正義曰并州城

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臺之下

徐廣曰鑿臺在榆次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

楚之疆韓魏也

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

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趨趨往

來貌獲得也言羅趨之兔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

犬。索隱曰趨天歷反兔音繞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

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

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

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杜穰

壤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頤

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捐音拉頤音夷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

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

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

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杜穰

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

將惡出兵

正義曰惡音烏

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

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

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

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

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

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

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較者報也

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

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

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

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豈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遲○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今音力是反韓魏重齊人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

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

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

城而上蔡男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

矣王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

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

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下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

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

蓄歎受約歸楚楚使歎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

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

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

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

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

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

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

之疾返而後圖之蓄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

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

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

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
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
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
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
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
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
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
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
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
地又非趙境並蓋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
號謚而孟嘗是謚

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
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

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

正義曰虛音墟闔閭今蘄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

居之今地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

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日門以自為都邑春申

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
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
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
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
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
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
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

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璠
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
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
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
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
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
徐廣曰始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
皇六年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外是春申
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
觀音館

今魏州觀
城縣也

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

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

何也秦踰崑隘之塞正義曰崑隘之塞
在申州崑音育也而攻楚不便

假道於兩周皆韓魏也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

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

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
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

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

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
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

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

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
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
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
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
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
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
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
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

貴用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
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
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
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
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豆楚王楚
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
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
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

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

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母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母望

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

事母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

正義曰謂吉凶勿忽為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

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

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

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

園果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

此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

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

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

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

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

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

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

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年秦始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

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

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

去考列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成毀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

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語曰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辨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土

列生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妾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史記卷之七十八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史記卷之七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

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

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

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邀襄王之聞睢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

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

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斮擊睢折脅搯齒索隱曰搯音力谷反謂打

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睢佯死即卷以箚索隱曰箚謂韋狄之薄也用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澠也溺音年吊反澠音所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箚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箚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

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摠有三亭皆祖錢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錢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二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號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

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

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

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

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鹿食草菜

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

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

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羊戎

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

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

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

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網壽欲以廣其陶
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治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
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曾不足以當楨質索隱曰楨音陟林反楨者巫楨也質對刃也謂腰斬者為楨質也而
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

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

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

薛綜曰縣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珣玉朴也此四寶者

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

曰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

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

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

心邪徐廣曰一作既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亡其言

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

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

○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

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宮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

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

然不敏索隱曰辨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

徐廣曰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先典反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

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
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
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
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
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
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
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
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

癩病也言漆塗
身生瘡如病癩

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

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
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老孟賁

許慎曰成荆古
勇士孟賁衛人

王慶忌

吳越春秋曰吳
王僚子慶忌

夏育之勇焉

而死

漢書音義曰或云夏
育備人力舉十鈞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
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

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

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
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

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

徐廣曰一作蕭

乞食於

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

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
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
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
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
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
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
姦臣之態索隱曰熊謂姦臣誦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
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
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

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

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

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罔○索隱曰而存

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

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

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

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

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

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季代水久無復甘泉之名夫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嶷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

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
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
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
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
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
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
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
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
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
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
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
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
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
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
田文子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賈音側奚反言為盜賈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

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如石柱虫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主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北斷太

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正義曰新鄭已

澤路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

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

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

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

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

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

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

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

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伐國莫

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蔽御於諸侯

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

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

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款逆也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主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姑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

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大右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縵也音啼蓋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為小子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

須賈曰五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
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
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
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
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
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
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
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
以得無死者以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
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
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
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
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
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
可知者二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備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
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
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

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睢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睢音崖賣反眦音士賣范睢

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

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相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展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

睢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

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
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
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
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
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
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
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

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
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
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簦一
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
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
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
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

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

陘拔之

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

汾水因城河上廣武

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後

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

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

服馬也鄒氏頗音足波反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

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

而知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

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庶藁誚罪秦之法任人

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

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

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

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

徐廣曰五十二年

而應侯日益

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

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

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勸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不待禮曰干曰吾聞先

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

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度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

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

鼻謂鼻如蝸虫也巨肩有巨於項也蓋項低而有豎也偈其例反黠顏威足鞞膝攣攣手

鞞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鞞音徒回反鞞顏謂顏貌魁回若魁梧然也鞞音烏曷反鞞謂鼻威足眉膝攣謂膝

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

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

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

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

魏遇奪金鬲於塗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金立音父其鬲音歷欵者空

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欵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

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

史記列傳卷之九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

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粹澤流千里

徐廣曰一

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

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

式紕反

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

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
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
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
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
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
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此言然為霸主強國不辭
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
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

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
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
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
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
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
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
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比干至忠孝而見誅
放故今天下之言為其君父之所僂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
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
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
上也各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
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
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
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

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
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
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
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
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
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
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

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

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於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徐廣曰一作啗。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育音育也噉音皎。正義曰呼大故反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之所然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

農利土一室無一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

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艱章入邑謂招携勇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今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

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

索隱曰信音申誦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

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班固亦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瓊

也○索隱曰言夫博亦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博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

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正義

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

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

商君白公

徐廣曰白起

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

陵李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凡惡能激乎

索隱曰二子范雎蔡澤也雎厄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奔昌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稽

倚秦市趙

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卷之七十九

程